東川劉文簡公集

東川劉文簡公集卷之八

序

送明府彭侯考績還任序

吾邑彭侯泰和視篆於今四年矣其始發軔而去也余辱從邑中縉紳後旣相屬以言叙行李今年奏績銓曹將復任而邑之人又日吾邑幸得吾侯復去子得嘿嘿不思所以慰於鄉之父老乎盖侯清愼不苛察勇於爲義而篤於愛民自涖邑凡承上接下裕民厚俗之事一行其所當行者不矯激以駭俗不朘削以虐人不務爲赫赫之威聲以沽名釣譽而其聽政

之勤則終日坐堂上不告劬甚則寢食皆就堂後別齋惟恐一事未理一訟淹決或至招尤歛怨其於世利紛華淡然無所好故戶外絕無客屨而人亦無所伺其間隙以悅之者然則侯之往其所以慰於人人如此於乎令親民者也凡政之美惡朝發夕至而福與殃隨之故古者守令之賢恒增秩賜金久任而責成焉豈非賢者之難得思欲民久被其福乎以侯之廉慎勤敏邑人蒙其休澤惟恐不一日留固也然今之典則令之賢者類晉補兩京臺憲不能滿兩考如侯之賢固在司人物者藥籠中矣侯之不能久留在

侯亦難自必而況吾人乎則侯之去蓋又將觖望於人而又任之議安得復行於今也或者曰令一邑之任也壹憲天下之任也一邑而得賢蒙其福者小臺憲而得賢蒙其福者傳然則與其使吾人之專惠曷若使天下之咸惠哉且古之君子其愛之乎於民也真如子而民之愛之也亦真如父母在則仰之去則留之留之而不得則思之今侯之愛吾民者至矣而吾人之所以愛之者顧欲其專於一邑以小其惠耶余聞而韙之遂爲之書既以慰吾邑之父老又以望吾侯於將來云

送太守張君之任序

建寧太守張君初以進士令崇邑慈祥豈弟約已裕民有古循吏之風人懷之如慈母父之擢貳守南康至則以其施於崇邑者推而廣之故南康之懷公者視崇邑有加焉秩滿用薦進守建寧建寧之大夫士相與言曰吾郡居閩上游近稍凋敝如公在南康之愛民奉法民其息肩乎乃私相慶幸而請於其鄉人考功楊君晉叔而諉余以言爲賀往歲余在鄉校見郡大夫之至者恒以平易近民爲心故其政之施也不炫能不示恩不逞威事至而爲之患生而防之民

之相安於田里也若不知有官長然旣濫入仕途不歸者十年比得援例省覲於家則鄉閭井巷所在蕭索入其室機杼茶竈之外無長物問其故或曰旱魃之虐也或曰征役之苦也或曰供億之煩也故民之懐思前之長者眞如父母矣推其情使可復有不如潁川之欲借寇恂西河之喜迎細侯者乎故余於建寧之喜得張公誠信而思欲爲之助其喜抑以見天下之情其好惡無不然也世嘗稱循吏必曰河南守吳公蜀守文翁曰龔黃卓魯若以爲古今人不相及者今其跡故在也夷考之則皆謹身廉平不嚴而化

所居民富所去見思而已今之取人者類以集事為
能而不恤其苛以立名爲賢而不究其虐有循循德
讓惠愛及民者則緩懦無爲之名必歸之矣於乎論
人則由古之道取人則由今之俗其欲民被循良之
福豈異操瑟立齊門者耶而所謂古今人不相及者
信乎否也今 聖明在上軫念元元二三大臣奉宣
德意惟謹故所以風厲之機端有可識然則君南康
之政蓋可以自信而不疑矣士詘於不知已而信於
知已君之前去南康君未足爲深知也今之建寧其
尚爲弗知乎則君之名位將來當追逐而不舍者故

余於君之行旣先致慶於建寧之人而又以爲君賀且以告於晉叔晉叔今之論人者也

望雲祝壽詩序

望雲祝壽禮乎古之人有狄文惠公者親在河陽去爲幷州法曹參軍登太行山顧白雲孤飛語侍者曰吾親舍其下因悵望移時世之誦屺岵之詩者遂襲其跡而祝壽於親蓋以義而起者也夫不仕無義違親非孝君相悖者然移孝以爲忠因祿以爲養則有相須之義焉故乘險之嘆君子所不取而榮宦之譏亦不免於衆說之紛紛也則慕文惠以壽其親者其

亦有不容已於其間者乎吾友蔡君從善世家浙之黄巖尊甫翁迂齋先生初受春秋業於同邑學録張公擅譽文場成化戊戌始用薦訓導崇仁滿考以能舉職晉教諭丹陽弘治庚戌冬屈指甲子盖六十矣越明年冬母夫人李壽亦如先生子四人皆克紹業箕裘待養丹陽而從善則舉進士官侍從於京師顧文惠之懐晨夕弗置乃跡其事繪圖以祝壽於其親題曰望雲祝壽縉紳士夫聞而歌詠者若干人得詩若干首從善集而帙之屬余曰吾將寓歸畀吾兄及弟歌於壽筵以侑觴敢託以序諸作者之意夫子於

父母其體之思慕祝願自有彝倫以來無不然者至望雲之念防於文惠而後之仕而違其親者舉跡以寄其思慕祝願之意則以出於人心之同同也而後之人又有播諸歌詠如此帙者不知文惠在當時亦有是否乎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嘗讀既醉之詩有曰君子萬年介爾景福閟宮之詩亦曰俾爾耆而艾歷萬有千年眉壽無有害則古之人愛其人者必頌而祝之而所以祝之必先以壽考蓋壽者五福所先也然則諸公之詩其既醉閟宮之遺意乎蓋亦以義而起者也若夫違其親者致遠慕之私侍其親者盡

色養之懽則當得於是集之間而廷齋之所以有子以及其所以壽考以享諸福則亦可以意而得之矣遂書之爲望雲祝壽詩序

送楊君天民司訓富陽序

國朝宣德正統間以相業名者莫盛於三楊而建安文敏公其一也文敏勳德被天下故其後多賢人余所荆識者鄉進士恒叔恒叔博洽顯異器識不凡嘗爲余道其友楊君天民之賢其言曰天民建安右族其父文榮定海學諭其祖壽夫司訓建安官至翰林脩撰其邠麟今舉鄉進士而天民蚤受庭訓蜚聲藝

死乃屢弗偶於有司今貢禮部試於
內廷得司訓富陽而友人丘聾故相率贈之乃屬於
余余非能言者即言之亦何以加於恒叔哉且天民
之父余雖不及面然可得於其子而其祖之教於建
安也則文敏嘗有言以叙之矣讀其文其模範訓迪
蓋有古者蘇湖泰山之遺風焉然則天民於富陽也
歸而求諸鄉評政譜之間固綽乎有餘者而何假於
游言惟恒叔之意不可虐辱也則襲文敏之意而申
之曰師道立善人多師儒之任蓋甚重矣以其重也
而所以任之者獨專無刑名案牘之煩無奔走迎送

之苦無錢穀賦斂之擾其所事者惟率以德行課以文藝焉耳顧世之好名厭靜者多不知其重而反有慕乎他此晦庵所謂惟自任重而不苟者知之蓋不獨於令爲然也天民承累世鉛槧之業而加以師友淵源之學其所以自任者必克繩祖武而不輕矣富陽安定過化之地而其餘韻尚有存者天民持是而往而又思尚友乎古則士之從化也有不易於昔之從安定者乎而其名位之来亦當有以上軋其先烈者矣余所告止此恒叔其爲我語之

賀御史劉君大用榮膺　勅贈父母序

古之立教者論人子之行曰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也而孟子稱孝子之至亦不外於尊養二者尊以爵言養以事言然爵出於人不可必得而事在於我乃所自盡故古之人雖戲綵奉檄之微泣扶遺羮之細無不取至於崇封顯號高官徹爵之加贈則未嘗輕以為例豈為是而不貴哉不可必得而不欲使人馳騖於外以忽其所可自盡者耳不可必得矣而得焉則又豈非人子之至願哉汝陽劉君大用為廣西道監察御史三年以風裁著聞

上特賜勑命贈其父雲甫布政司照磨公為文林郎

如其官母翟爲孺人夫藩幕之秩僅九品耳而一日
加以風憲之名銜
天章龍文光光絲絢爛其固榮哉於是同寅諸公皆爲
君賀蓋雖其親不逮然幽明之間一氣之感通要不
興者而人子尊養之心亦少盡矣同年黃君時濟乃
偶余序之以知大用非但今日也蓋春自少受業浮
光大用方以禮經發解中州惇厚勤恪用心於内色
養之暇惟窮經考史不知其他故汝南論士之賢者
必曰大用且以爲器局非小受者余竊景慕焉而乃
累弟售于有司至庚戌方舉進士蓋其懷鉛提槧餘

二十年始得一信其志遂擢爲御史豈世之登華陟要者天固大爲之屈抑而將大其所養邪旣爲御史則不激不隨務行其志比按治鹽法於兩浙威惠並施而豪右者自奪其勢不敢恃上下翕然頌之則今日之所以贈及於二親者人固已占於先矣惟世之樹名策勳者其養之恒深其積之恒厚故其食報於人也非但及於身而已然則觀大用之所養而究其所積以占其所至則豈獨今日之贈而已哉春不佞尙當執筆爲大用嗣書之

送按察僉事李君希賢提學浙江序

弘治丙辰夏五月浙江提學憲臣闕
上命翰林檢討李君希賢爲僉事往莅其任先是
憲宗皇帝命簡進士之聰敏博大者三十人入翰林
攻庶吉士盡出中秘書使讀之用擴充其才識涵養
其德器而希賢以中州之望與焉待之隆養之厚期
之至既三年選爲檢討又六年而有是
命盖距其初釋褐未浹十年而遂陟方面之位亦榮
矣哉古之君子其仕也苟可推其所得以及於人皆
所優爲而不靳者而士之未遇也使遭值賢大夫事
之則其磨礲砥礪得於觀法盖將有勃然而興者矣

以其下之樂育於上也故其詩曰鱻小鱻大從公於邁以其上之樂育於下也故其詩曰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於天子於乎此其相須之殷有如是哉浙江古揚州域在昔以文獻稱至於今益盛而其士之育德庠序者鱗次櫛比蔚然有章今希賢恭被天子之命總一省之教則既得士以樂育之矣而又以脩潔之行根本之學通敏之才模範於上則士又得樂育於賢大夫也然則其爲喜且賀豈徒足以慰於人耶惟希賢之在翰林待從

經幄其儀度敽整嚴容色粹和蓋

天子所嘗改容而禮者今日雖以舉於畿而去而前席之召登仙之行變又有日則希賢於士其交相樂育之誠又不可得而久也於是館閣諸老先生而下皆贈詩以寵榮之而命霽序之蓋存於希賢同年從同寮云

送伍君孟倫之黃州序

古者刑以弼教故刑之用在於不得已後世恃刑以立威也則刑之用有得已而不已者矣盖人情有欲則爭爭則刑是豈聖人樂為此割斷箠擊之具以虐斯民哉古之人惟恐其或 惟乎此也而所以教之者

甚至教之不從而後刑之而其刑之用也聽之必審察之必明不敢於折獄而亦不緩以留獄是故足以小懲大誡而期於無刑也後世禁罔寖密其待人也無復古人忠厚惻怛之意而其用刑也又無哀矜明慎之心深刻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有流毒無窮者於乎盡法無民九峯論康誥不孝不友者可寘之大法蘇長公則以治之有道不可與冠攘同法宜誘而誨之啓其良心稍假以日月俟其悔悟君子以爲有補於世教也安成伍君孟倫舉進士爲齊安郡推官齊安在楚號健訟孟倫明信忠厚有息訟之道故

郡之士喜而屬余以言送之余初未知孟倫其從子
朝信與余丁未同舉進士讀書翰林因悉其家世之
盛得定交盖朝信弟甫舉進士先爲刑部尚書郎今
叅政廣藩叔父仲孝舉進士先刺史隨州今貳憲閩
臬而孟倫則叅政僉憲之弟朝信季父也然則孟倫
盖出法家者於 國家律令之用意忠厚宜體悉有
素而於訊鞫參錯之際必惟明惟慎如古人之敬獄
者獨長公之意不能無望焉盖
國家置法司以總理天下之獄監司以總理一省之
獄而推官則總理一郡之獄也幽遠小民能自直於

鄰鮮矣[■]乎而況於
天子之[■]乎其有至者必真有所負而不得已者
也則剷之固宜若夫鄰則近不出於戶庭而遠不越
五六百[■]其有所訟者固非盡不得已者而爲之長
者一[■]加之於法則盡而所以啓其悔悟者容有
未至[■]於民有父母之道爲父母於子一以威加
之而[■]焉可不可也孟倫行請以是語之

[■]宣榮壽圖詩序

任[■]齊鄭公以子宗仁貴
封戶[■]事中配宋氏爲孺人今年春秋俱七十矣

八月■有三日適公縣弧之辰而孺人衣錫之日亦在是月先公十有一日給事君縻官守弗獲稱觴膝下乃迎就官所舉壽禮凡同官同年者皆趨賀嘖嘖歆豔謂其樂有父母以竭其色養也遂各賦詩歌致祝頌而給事君乃命工繪圖於上題曰椿萱榮壽謁春序之夫世之富壽康寧者多矣要其志必有賢子孫以嗣其後而後能享有之也顧理有分定數有適然而不能不相違者以楚相之盡忠為廉其子至於負薪而酷烈舞智者乃獨簪纓累世天之於人果安所測哉昔蘇長公銘三槐堂有取於申包胥天人

之說余亦於公乎徵之公仁孝天賦少讀書明大義繼親老無昆弟爲養即隱居不仕在鄉里乘方履義人無賢不肖皆知敬而慕之成化戊戌歲大侵饑殍載路公曰吾不忍厚蓄以坐視民之轉徙溝壑也出白金百兩易粟散之焚毀積券計所稱貸者千兩有奇示無求償意事聞

朝廷嘉其意賜以章服邑城之東郭數里宂濕每雨水浸沒車徒病涉公以義倡于衆畚土築高阜人皆利之其費不貲里人有所負者得公片言甚訴於官故公雖布衣無爵位之寄而獨以行誼感人聲施于

都邑然則公固宜有子如給事也其偕孺人身膺命服以享富壽康寧之福者豈適然哉而天人之際果不能以相勝哉給事君方以清才雅望日侍天子左右以拾遺補過行將大被簡任則公之享有其福者當不但如今日圖之名蓋所以紀其實也詩凡若干首

送鳳翔教授李君元之之任序

吾友李君元之初授學正於滇南之北勝州歷九年績最晉教授鳳翔瀕行與之遊者託贈於春且曰北勝在滇南雜居瀰河白蠻羅落麼些冬門尋丁俄昌

淵藪史稱氣習朴野人物勇厲元之至則以所得[illegible]也者循循善誘不急急迫其面從一時群萃於學者[illegible]充然有得愈曰非先生孰為我發矇也里巷之士則執經趨趁以不及其門為耻故比勝先是科第之士元之南三年遂有魁省試者今遷鳳翔鳳翔自古源重質直士習儒雅則以元之之方之行其教於朴野之地尚能興起其素習况非朴野者乎是可豫為鳳翔之士慶也始余甫成童與元之同受業於貝佐玉先生時元之方逾弱冠即蜚聲藝苑披部洎諸先德成器重之同遊之士則有望而不可及者而艷之之[illegible]

脩循雅飭生一室左經右史日來知其所亡未嘗負所得驕於儕輩余竊異焉繼丁酉論秀鄉闈辛丑登乙榜有旣勝之　命矣余趨賀則元之惕然懼不勝責在舉世之士甫得一第即瞪目直視蓋卑儒官而不屑爲者余竊嘆元之所養非入耳出口者蓋已豫爲此勝之士慶也則今之往以此勝之慶慶鳳翔固宜雖然古之學者從事於詩書禮義之教也非徒潤身而已蓋藉以明道德性命之懿備齊治平之事大用之則舉變緩契小用之則如乘田委吏其輕重緩急固有所在也今之教與學所急而重者則藝焉

耳故其出入經史餖飣爲文非不工也而究其施乃大相遠者雖豪傑之士自不受變於俗然利祿之移人勢莫能禁則其所以率厲而誘掖之以復於習者將安諉乎是余於元之不能無望焉而不敢徒慶而已也

留還歸蜀詩序

留還歸蜀詩者幽靖貳守胡文光送其同寅酆陵陳君以道致事而作也其謂之留還者以道嘗嘉古人留還之格言而嚮慕之因以爲別號故文光於君之歸即分留不盡之祿還朝廷之言爲八韻屬能詩者

賦之而復自賦長篇於首以歆艷其行也盖君慷慨沉毅夙負大志繼謁選銓曹得曲靖別駕歷任凡四閱寒暑惠民之政已畧見於施行而上下信之矣遂浩然請謝事歸按治者重違其志許之故文光重其去而發諸歌咏非徒爲驪駒之談也君歸越一年余以蒙　恩予告省覲於鄉適趨　闕道出鄢陵乃示屬序作者之意夫古之士志有定向少而學壯而仕老而休盖律令也鮮有踰之者中世乃有以官爲家至鍾鳴漏盡不休故老鳳饑烏之誚雖名賢不免況其他乎無惑乎林下一人之嘲卒未能有以解於靈

徽也若君者進退以時無少繫累不亦可嘉尚矣乎世有論錢若水者謂其急流勇退爲有所激而然求稱其情必若孔子所謂戒之在得之時而能退斯可矣蓋人之恒情年至歲迫則志衰氣耗多顧戀其情之所在而不暇制以義乃有貪冒而不知止者於是而能制其情不爲所役非的有所見而勇於决擇者惡乎能是或一道也則君之退其固出於尋常流輩者乎余與君偕領成化癸卯鄉薦今入仕途幾二十年尚未能退宜爲君所捧腹安敢執筆叙君之詩然其志固有在且幸獲與君接壤異日得謝而歸訪君

於山巔水涯之間尚毋以俗士爲辭姑書此訂約且用序留還歸蜀之詩云

送編脩魯君振之奉使安南序

景陵魯君振之會試禮闈第一入翰林爲編脩越明年　今上皇帝嗣位誕告多方而振之實爲安南正使載　命以行故事凡使外國者止給諫部署臣僚未有以翰林者即朝鮮安南有之非負年資宿望不與而君自入官不二年遂膺　簡命且瀕行
上復賜一品章服以昭寵異得乘傳取道過家壽其二親尤不易得者於戲其榮矣於是館閣元老先生

而下咸賦詩贈而退予以卜氏之任世以升禁從踐
省闥為登瀛洲而不計官之遲速為榮滯豈非以其
無督責奔走之勞而有覩待優異之寵無刑名錢穀
之煩而有著述讐校之逸耶然固有謂為育材之地
者從官於此次補執政於此遞升而禁中頗牧之論
非無所見是寵之不將有所授而逸之不將有所勞
乎則君茲往沿九江泝湖口以越五嶺之南而涉其
地雖下潦上霧身歷鳶跕而不暇恤凡江山之勝槩
風俗之殊異賢哲之事功與夫閭閻愁苦之狀官司
臧否之態蓋有怵駭於佔畢論議之間而一旦豁然

於眉睫之下者其所以爲子長之助非但有奇氣而已也抑安南古交趾地漢唐等編戶齊民自宋始竊據畧羈縻之至我　國朝益比迹於禹之聲教不勞中國以事外故正朔之頒文告之布但嘉其慕義嚮化之誠耳蓋　國體然也則君之使所以宣威懷德之機攸繫豈無所槩於其間乎古之遣使將特以睦隣恤好安民和衆而不敢輕故孔子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爲士夫士所當事者夥矣而以使不辱命爲大則使事要非輕而爲　天子之使者又可知矣然則如振之者所謂寵之而將有所授逸之而將有

所務不於是甚予予於是庸厚望焉而非徒歆艷其榮也

壽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澄江先生尹公詩序

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澄江先生尹公之謝事而歸也于今盖二十年矣森秋方八十歲之陽月望日為攬度之辰公在位時主考成化丁未會試故出門下而仕於朝若凡若干人仰公之厚德盛福欲親炙而不可得乃因誕期在即各賦詩歌昇其子監簿達舉歸為壽詩有序退菴為之竊觀造物者

之於人功名富貴非所甚靳而於閒曠優逸若甚愛惜而不輕畀者故高爵厚祿清資顯轍凡有才而遇其時者皆能致之矣然類寘於形勢聲名之窟視其心若未嘗少有一日之暇者或有知返而急欲求之則又如倦鳥投林跬步莫移觀文忠之思頴東坡之欲居陽羨其跂慕雖切而亦竟何嘗滿所願哉如公自入詞林爲學士侍郎佐典邦禮銓曹以致晉位宫保居　天子之左右其文章足以華國其政事足以及物其謀猷足以濟時則功名富貴蓋不啻厭飫於中者以公之弘名重望疑於所謂閒曠優逸未有可

得之期而乃戒於盛滿抗疏堅辭以去時年始及耆
艾然玉立酡顔艾髮不異少壯而其名位震耀海内
之人雅欲登其門而不可得而公居澄江之濵縉紳
之仕於其鄉者過必禮於廬後進之士執經問難者
往往屨常盈戶外而又以其勝日佳節爲名輩所屈
以遨遊於山巔水涯者無時無之其遊也必有長篇
短章以寫景舒懷故一時山川賁飾爲之增重則公
之所得於造物者何如哉宜公之壽未有涯宜門下
之士所以咏歌祝頌者有不能已也春又聞國家當
隆盛之時其大臣必有耆艾之福推其有餘足芘當

世如富鄭公文潞公之居洛其風采足以威遠人其德望足以激流俗故再登柄用以康濟斯民非偶然也公雖退其風采德望不與二公 當宁求賢如渴遯者遺逸之老相繼起林下則公又安能久遂其閒曠優逸之私乎此又天下之所以壽於公者公其益自保嗇以慰天下之心哉

送徐推府政致還鄉序

世之士有不難於進者矣未有不難於退者也盖士未遇富貴利達足以動其心而貧賤憂戚復困抑其志則蚤夜以勵其業是故其進無難者及既進居與

養移癖違於靜而富貴利達之情益熾少有能退者如韋丹之賢猶不免於林下之諷是不亦退之難乎然則進非易志在於進而不難也退非難志溺於進而不易也吾友宕渠徐君正已以太學生拜淮安節推節推職讞獄君明以察其情恕以斷其訟郡人德之無敢欺者長吏㦄其能檄聽他所不能决之獄甫二年聲稱籍籍淮人常恐其登進不能久留也未幾尊翁年逾八袠康強無恙乃自念曰某幸有親壽考顧不能色養於喜懼之時而僕僕守官不知三公之貴果可易乎一日之養否也遂請於當道不許封非

陳情。闕廷不可得爰求進賀
表于京以圖所欲爲竟如其志同鄉士大夫榮而餞
之僑余以言贈於乎吾嘗見求進者之勇矣未嘗見
求退者之勇如此也是果人情乎哉雖然世之士易
進難退視去其鄉如傳舍然宜風俗人材不古若正
已可進則進不以隱爲高欲退則退不以仕爲通從
容於禮義之中視軒冕眞若儻來者非不受變於俗
其能然乎抑吾聞之君子於世非必有名位官守然
後可以建立事業隨其所至皆可也正已官淮陽既
垂休聲矣今之退於定省承顏之餘偕一二同志徜

徉容與於山巔水涯之間考論古今人之得失成敗而一不逐流俗以馳騖於紛華勢利之間使鄉之後進皆有所矜式則於名教不爲無裨而退亦進矣否則非春等所望也正已行矣庸以是贈之

送王君任瀘州序

辰沅王君　懐負才美先領鄉薦注選銓曹當道者器之擢通判江西之廣信三考績最今擢知瀘州將之任地官鄧君志夔黄門張君惟賢喜得賢守也屬余以言嗚乎今之知州即古之郡守刺史嘗觀漢宣樞機周密品式備具則所以經理天下要必有道

而其言庶民安於田里乃獨歸於良二千石則古之刺史何其重乎天下也豈民者國之元氣而刺史所以調養元氣所謂元元之性命者乎肆我

國家用人之途雖慱然郡邑守令非出自科目不用蓋科目乃豪傑所由以出也瀘在吾蜀爲鉅州襟江負山民物商賈之繁華視他州倍什百無濱戎夷兵衛之士環戍故吏於土者恒難其人王君倅瀘信如此其久政績如此其著則所以調養元氣之道皆已試而效者今之刺史於是也特舉而措之耳雖然古之論維民者以政苛刑酷賦斂重徭役數爲民不樂

其生今　聖天子嗣位鋭精化理期於遐陬僻壤皆休養生息如輦轂之下故於守令甚敦勸懲之典則古之論固未聞作於其間矣若賦斂徭役則有所制而不能已焉勤於是未嘗不以為能而拙於此者乃世之所訾也豈今承平之世理勢所當然耶抑所以為民者或異乎古也刺史於民最親而維民之道必自刺史始故於某之行中而問之

王母孺人輓詩序

弘治己酉夏王母孺人祝氏卒於家享年七十有二時其子戸科給事中璽被

命稽發邊儲於甘肅越明年春竣事還　朝始得
請守制同鄉之仕于　朝及士夫之知給事君者既
莫不傷弔又發于詩歌以哀挽之給事君乃集成帙
屬予序諸首嗚乎人物之得於造化凡富貴貧賤壽
夭雖紛綸不齊其所值然也故值而得其常是故無
復遺恨而哀之者則多出於不得其所值之常常矣
而又哀於人豈其懿德淑行足以感當時而發於人
情所不容已者乎孺人合州定遠世家性幽閑貞靜
甫及笄適給事尊翁理家政秩秩有序同爨者幾千
指皆處得其宜及諸從子求析居凡田宅貲貨聽取

其善者由是洸郡義聲騰播於翁而孺人克相之力寔多也尤好施予成化丁亥州內艱食給事君方廪餼學宮率以其餘給親族及貧不能自存者語之曰吾以是庇汝比給事君仕諫垣則又遺書飛以盡心所事無恤而家嗚乎如孺人之獲于天蓋得其常者而哀挽之什其出於人情所不容已者乎婦人主織紝中饋之事德在柔順然明識遠圖有男子義士所不能者而能之則其淑行足以敦薄厲頑於當時非常偶者不幸而沒固不能不哀悼於人矣使百世之下聞而興起焉者又不有在於詩之哀與否乎此孺

人之所以見哀於諸縉紳也嗚乎可傳而不傳非仁也不可傳而傳之非孝也給事君可以免乎是矣

東川劉文簡公集卷之八終

東川劉文簡集卷之九

序

送光禄牟克成致仕還鄉序

古之從仕者爲人今之從仕者爲巳吾聞其語矣今天下之從仕者吾益惑焉方其未仕則處心積慮惟富貴是圖汲汲焉如農夫之望歲以待稷父兄以是教之師友以是勉之及既仕則所以趨利避害罔上虐下者無不爲葢以償其窮居所願欲否則非特其鄉里之人從而詆訾之父兄師友亦或不能釋然也風俗之敝一至於此故非豪傑之士鮮有不受變於

俗者　聖天子嗣統鋭意奬恬退以抑奔競故凡仕
者有甘於恬退則崇以優秩不遠其志風勵之機有
由然耳東鄉牟君克成先以大學生爲鴻臚序班勤
慎自將禮儀不忒爲其長者咸器重之每大典禮必
推以率先其屬越九年例當擢外邑令丞克成曰吾
自服官以来肅禮儀於　大廷秩清地近幸無所黜
罰於時今滿三考幼學之志少遂他復何求乃乞歸
得　旨授以光祿署丞致仕蓋優崇之也嗚乎今之
仕者如克成其庶幾豪傑者哉計君時格如凡從仕
者之志其所願欲非不可遂而乃浩然以歸顧其才

之可用雖未大有所設施而其特立之操如此亦足以激世俗貪進之流矣有志之士聞而興起焉則風俗寧不爲之一變也邪同鄉士大夫嘉其志旣醵餞於都門外而同年友王君貫道又屬余以言故不辭而書之

送楊天爵掌教洛南序

吾鄉楊君天爵少刻志淬礪舉子業余往在鄉校聞先生長者咸器重之閱其文爾雅典則跡其行不詭隨於俗固利器也乃累弗售于有司越丙午秋方得鄉薦今年春始受　命典教洛南以君之負才美歷

試後遇如此豈造物者固漸其所施而將大發之耶瀕行同鄉之仕京師者屬余以言贈洛南秦商州歷周漢唐以來爲畿內邑今京畿雖據東北然西距秦不萬里　國家垂統百二十餘年仁漸義摩文教誕敷詩書禮義之習無間遐陬僻壤矧故首善之地且近者維昔成周以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教養之法至矣漢置博士弟子唐增廣生員而教皆非純用經術故法愈備而人材反不逮古方　今典則各群郡邑之士於學宮而教以師儒董以憲臣綱以科目而器使之所講習者皆三綱五常之道齊家治國平天

下之事一切罷詞賦諸科殆將陋漢唐而匹有周矣顧今之所取者言耳士習之盛亦隨之雖有德者必有言然有言者亦不必有德　列聖相承諄諄詔旨務期學校養育真材以克任使顧言與行遠亦理勢所不能無者則本源之地師儒孰得而逭其責乎蓋師儒其勢近其情親以一郡一邑之士合聚一堂之中凡從事於藏脩遊息以敦孝弟之行者可以耳目睹記也又察其言未有能外者比　廷議兇又申明則例績師儒之殿最而大黜陟之所以昭示此意天爵往矣尚懋之哉吾閩積諸己者厚則發於外外者必

大信斯言天爵所就固未可量也

送御史任象之尹中部詩後序

閬中任象之成化丁未舉進士被選爲翰林庶吉士得讀中秘書越三年授貴州道監察御史聲稱才能未幾會中貴者以事佛執辱一縉紳乃奮然曰士氣萎薾至此孰爲振之者遂上章論之大要以佛氏之崇信無益於　國家而氣節之奬勵當於平素詞旨剴切幸見從隨被汚蔑攻令中部君子曰雖屈於名而裨益於人國者多也將行與象之同升稱同年者各爲詩歌致贈屬余序作者之意於末簡於乎進言

固難聽言尤難余於象之行請爲一論之夫天下事無常形而理無定在進言者感激於一時豈無所見欲以釣取名譽耶顧是是非非公好公惡不能皆同則聽之者始有從違而事之成敗利鈍往往隨之矣君子惟求其在我者將如之何哉始吾象之者方士見孰辱孰不吐氣吞聲欲爲一言故封章一投匭而凡有心者無不躡之繼坐累則向之躡者或亦非之矣於乎一事之間而是非始終相錯如此則事之成敗利鈍果足以爲準而聽言者果易乎昔呂成公論諫之道有三難曰遠曰疎曰驟是雖論周官師氏云

然大都其理實有然者但名位權勢足以移人故雖不遠不踈不驟者亦未易言象之獨冐其難而言之則事之大小緩急又不敢輕議也況所云氣節之當養又非口耳張朱之糟粕者乎　上勵精帝王之治明目達聰務得天下之是不膠於故跡則一時之名位權勢雖能移人是非之真而甚時有不終泯者然則今日中部之行固未能久淹之也象之往矣愼益勵所脩爲不懈如因一摧折而遂自毁敗則豈徒象之之羞抑亦吾徒之憂

送太學生國元振偕弟榮歸序

武邑先江西參政國公之子曰元振者讀書補太學生今年需次銓曹將歸省其母氏于家而季曰纁者以業通陰陽學爲有司舉訓術旣受　命遂偕還其鄉之大夫士嘉二氏之能世先業乃爲詩歌贈之鄉進士楊應文誼有姻婭之好也屬余序作者之意於乎世之仕者孰不欲其子皆賢也蠱之初六曰幹父之蠱有子考無咎然而有不可必得者蓋仕則子弟席父兄之勢凡聲色貨利舉可力致遂忘其詩書禮義之習而增其奢淫侈蕩之心易弗肯堂非脫然資質之高鮮有不受變於俗者有之則若父兄紆朱拖

紫勳業雖振耀于時而名如聲銷景沉可立待勢固然也如元振兄弟之皆賢可以多得哉雖然子弟之賢不肖固不可必得要亦有所以致之者漢元侯鄧禹嘗曰吾將百萬之衆未嘗妄戮一人後世子孫必有興者竟如其言余聞參政公始舉進士主事武選有聲稱尋轉文選爲員外郎奉 璽書賑濟徐揚民饑所全活者甚衆晉參政太藩然則二氏之賢固有所自耶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參政公之謂矣余因得而告之卜氏有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夫仕非難能學爲難蓋學所以明其理而爲仕之具也

能學則於仕易易爾況仕而文學乎顧世之將有仕者則蚤夜而望之視學如弁髦而因以棄之者其既仕可知矣今元振之歸也定省之餘偕其季未仕者務事於學以充其仕之具既仕者益事於學以增其所未能則兄弟之賢將不止此而於叅政公之業庶幾益有光哉諸公之什所以揚休頌美者皆不出此固亦愛莫助之之意也

送戴景瞻判陝西徽州序

吾邑巨族曰戴氏者世業儒至　翁有隱德爲鄉里搢紳大夫所重其子曰景瞻景良者皆游邑庠余比

在鄉校即知其名然景瞻家去郡百里許故心雖知之未及一面成化丙午余寓京師景瞻之子收始領鄉薦来得晤語動止禮度雍容不迫竊嘆收爲有用之器亦因以知景瞻庭訓有素非徒虛名可慕也今年春景瞻偕弟景良謁選銓曹余即往訪就賓階接議論以紓傾仰而景良之侍其兄如嚴父焉余又知景瞻不但能教其子又能友於弟也嗚乎家庭之間恩常掩義父子兄弟人倫之大者而景瞻處之果得其道焉信乎其見知於人實足以當進脩之跡不以既老或倦也居無何乃以例受　命判陝西徽州同

鄉士大夫知景瞻者莫不中餞於郊且屬余以言贈余方嘆世之名爲士者視其外裹衣隆冠非不讀書明理道楚楚然一儒人者考其處於家則一切苟簡以禮義爲迂遠而竊笑之故幸而得仕亦不能振揚其事業信乎家國無二道成敗之跡勢異而理同也今景瞻儀刑於家如此則舉而措之於官其事業有邪可觀者乎且新進之士知識未能周於事利欲易以動其心故一旦居官臨民往往擁虛位以竊利祿而於事漫無可否景瞻自博士弟子貢入太學逾三十年始循資服官政一切紛華之利淡乎未接無所

歆豔於心則其守之有素又於世之居官臨民之事飽聞厭見靡有遺究則明日有以佐理之聲聞於秦隴之間者必吾景瞻也嗚乎靜言庸違古人所戒而窮與達不異其心者非豪傑之士不能景瞻行矣吾其試之哉

送太守王君乾亨任廣安序

崇陽王君乾亨舉成化丁酉鄉進士訓導安岳定遠二邑士稱善教秩滿擢守廣安瀕行同年友作君佩之屬余以言贈余於乾亨未荊識竊以所私識者質於佩之而爲乾亨語可乎天下之法其興與廢嘗因

乎人故法之立不患不行於上而患人自弊之耳以其弊之則執法者固不能無待於更張也論者徒以鄭侯之畫一謂立法貴善不知有亂人無亂法平陽之後尚可恃其畫一乎　國家置師儒以長育人材而敘用之典不爲諫議則司風紀否亦不失爲郡邑長貳令乃得一令猶以爲超遷考其故則非柄用人者抑之固有所召也　皇上嗣位勵精治理越明年宰執大臣建議凡師儒秩滿銓曹論其績最舉爲御史或郡邑守令　祖宗成法之復此其端乎是法行於往時名位之顯隱然負一代人物之望者可數以

今天下不異於昔豈無若人者出於其間碩士之始膺是舉者皆以若人自期待不負斯法之行則法之更張固無自召矣然則乾亨往矣其思所自勵以久其法裁抑余猶有告者法之在天下者猶在一郡邑也在天下者行之以衆勢不能不弊而更張之若在一郡邑者則張弛自守令故爲之者多任其功名富貴之心以爲法之因革雖有畫一之利於民者弗論也於是廉耻道消風俗偷薄民力朘削卒至召災致變矣信乎民之寧一有恃乎平陽之清靜也前之所稱乾亨既慎自勵以久天下之法矣後之所稱則執

條之意以期無變於法之善以致私愛於吾廣安而自勵之道亦不外此佩之其爲我語之

贈千戶封德承襲職赴任序

古者文武一途有戍之征責於六卿周召出則分陝以治入則諧亮是任至漢馬上詩書之論雖若岐而二之然運籌帷幄者委任功業終非販繒屠狗比蓋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徒有武備者未必能文事也

國朝文階武勳亦若岐而二之但其所以相資爲用之意未嘗不行乎其間故内則建武學於京師設官以教歲時考校而進之外則籍於郡邑學校風示之

意至矣顧世祿之家多怙侈其子弟類皆恣於聲色狗馬之事間有從事於學者又籍虛名而忘實德曰我之仕非繫學與否也其爲師者亦曰彼無與乎是也曷勞心以歛然由是爲武官者但欲不隕前人遺緒他無所覬慕遂使文武之士若不相爲用者而輕重之勢生乎其間矣吾重慶封君德承年壯而志鋭氣温而容肅今年冬其翁以疾謝事乃蔭爲重慶衛中所千戶濵行同鄉士大夫榮而贈之屬余以言謂余姻黨誼有瓜葛也於乎文與武勢不可混而爲一也然今之所謂武抑古所謂武乎古之武明於天時

察於地理究於奇正虛實之變平居則簡練撫恤未嘗生事覆民有事則智謀勇畧足以禦侮禁暴今併是亦岐而二之矣無怪乎頗牧之徒僅見於世也德承往矣世所謂文吾不敢飾虛言以聒之而所謂武者亦將有志於古乎志於古有道世傳孫吳兵法太公韜畧軍旅之事大率盡之於此熟誦以究其旨歸復求戰國以來名臣良將所以運謀制勝者孰爲異此而成孰爲同此而敗不徒知其人又考其行與心而師法之則所謂武者亦可變於流俗其於

國家廢敘之恩前人艱難之業庶幾兩無負哉德承

世有令德乃翁能於官令其母八十有四康強無恙而翁事之孝謹故其遺於後有如此

哀典莊陰先生詩序

成化丁未十又二月二十七日內江典莊陰先生卒于家享年九十有一越明年三月其子江西僉憲宗孟賫慶賀　聖天子即位表寓京訃適至哀慟踰禮鄉里之仕于　朝並　朝之士大夫知典莊及僉憲君者莫不傷吊又各形於詩歌以寄哀挽之意僉憲君集成一帙大宗伯南皋子先生既弁諸首復命余識簡末嗚乎余尚能序之耶始余聞典莊處世崇正

道閩異端邑人號曰陰孟子凡冠婚喪祭一本家禮
而篤行之教人課子弟惓惓於理欲之辯孝弟忠信
之事而其言行皆可師法蓋教然樂善敦古道者今
倐云亡梁木哲人之嘆孰能爲情抑竊有所感矣大
凡隆名盛福造物者嘗靳之故脩德履道者或不足
於名位之貴而金章紫綬者少齊期耄之年昔文中
子教授河汾終身布衣之賤潞公貴爲大師壽復冠
耆英相傳爲難得古今兼之者幾何人耶觀典莊所
蘊蓄使得志而行焉當必大有可觀而非俗儒規規
於事爲之末者乃竟止布衣凡嘉言善行但蕉染於

鄉邑之間豈非造物者限量之耶雖然僉憲君以壬辰進士嘗刺荊門循良之化民翕然戴之洎受
上知擢理江西刑獄不數月激濁揚清中外鼓聳要其處心積慮皆不背典莊教育故觀僉憲之施爲益可驗典莊之所存矣然則典莊雖不享有名位而獲終壽考發於其子則所謂隆名盛福得無無之乎嗚乎士大夫之所以哀之者其亦有感於斯耶肅書簡末以徽福善若典莊德善之備則有名公誌銘狀在故不多贅

送鮑君廷璋考績還任序

成化丁酉冬家君謁選銓曹得尹麻城時邑士夫多趨覲者而鮑君廷璋寔始就見廷璋謹厚明達咨以風俗民情之上下欲惡及吏治興革可否皆能明白昌言家君竊器之顧謂某曰小子識之此識時務士也然猶恐其爲時俯仰者比至邑士夫趨走庭下者無間旬日而歲時伏臘慶賀之士接踵于門游宦於外者雖不面而問訊之札存投獨廷璋非公事未嘗謁私室於是乎又嘆廷璋可重者不徒才之通敏也家君陟內臺遠違邑矣而平時握手相笑談者情好固不易然亦有賦青蠅者而廷璋獨如在邑時家君

以御史謫補外任一時同官者固少及門矣況遠者乎而廷璋相問候猶如御史於是乎又嘆廷璋非市道交而翟公書門之言不可以槩論人也弘治戊申廷璋就選爲魏令魏距京師不千里宦遊之士多道者余因得而問之其上者曰勤於吏邑無廢事其下者曰民安其業閭閻無嘆息愁恨之聲涖任甫三年巡撫者以禮犒勞觀風者疏其治狀薦可補內臺以勵能者事雖未行蓋有待也余嘗怪世之士當其未遇不知事所以壯行之具往往覘守令短長從而媒孽之以爲能或望眉睫以趨赴平居開口議論天下

事若椎諾掌及沾一命乃縮手擁虛器惟瞋目聽吏胥以私便其家圖如廷璋庸不違於靜可多得哉今年以初考績最宰執大臣議留遷秩又重違吾郷人惠澤也乃復屈往濒行吾友周君公美萬君汝立屬余以言贈别於乎才如廷璋行誼如廷璋治績如廷璋余固心服而雅重久矣其名位之來當迫逐而不舍者雖欲有言固愛莫助之也惟循吏之傳自兩漢而來史氏皆不絕筆蓋欲信今傳後以垂法庶幾爲善者知所趨向而一時好赫赫之聲跡者不爲所惑然則廷璋異績余辱在太史後當執筆以俟惟不以

宦成名立而少息焉則所望也

送教授吳君廷圭序

國家重維城之固凡封建諸王百執事旣遴選以充而於輔德講業之官尤難尤慎弘治辛亥衡陽王府教授員缺訓導曲靖吳君廷圭以秩滿屢試占上第遂擢補之大行金君舜舉主事白君鳳儀乃屬余以言贈余於廷圭不相知而舜舉鳳儀則同年友也二君雅負知人鑑慎許可而廷圭司教於涪寔其所産地欲知廷圭惟卜於二君而已矣二君之言曰廷圭行能軌物而學足爲人師吾涪僻居蜀西

比富家大族類皆恬於進取故俗寡詩書絃誦之聲即有之非貴游子弟則寒門之士資以進身者廷圭來正言激論既足以風厲人心而厚德明倫又足以飭正士行故群一郡之士爲學宫嚴條約以身先之務使講學以脩身閱九年如一日而俗皆知所趨向廷圭在涪人懷之既去而人思之余嘗怪世之教者役志於月書季攷鮮有身教者如廷圭蓋未之前聞也則持此師

藩國有餘裕矣雖然帝王之學與帛布不同帛布之士質經究史掇菁擷英務爲文章以取科第固也而

議者猶以爲藝急於末而忘其本況王者乎王者務在明於孝弟忠信之義以脩於身刑於家國而已藝故無所於用者昔孝武策諸王有曰允執其中曰毋俷德曰乃惠乃順維法維則故史氏載之以爲訓然則欲盡師道於藩輔者可爲鑒也

國家自

祖宗以來深仁厚澤固結人心

聖德神功益隆天命故諸

藩輔哲王輩出孝身端行治保國乂民而衡陽之在諸藩頌德者尤歸焉今廷圭之往也知王者所以爲

學之意而朝夕論道考德於廣廈細旃之間則其勞固不必如在涪而所任之重又非郡之師可埒矣此則儒者之榮廷圭之能事也庸以是復二君而相廷圭之行

送王君宗孔倅重慶序

重慶在蜀為大郡凡兵農錢穀諸徭役俱甲於他所弘治戊申歲大侵民用弗給老者死壯者徙雞鳴狗吠之聲四境不聞有司馳報

皇上軫念發内帑之藏截綱米之運遣能吏及藩臬重臣悉心振捄

恩甚渥也但救荒無奇策著自古昔盖民之嗷嗷待哺急於焚溺之危而所司之防奸杜弊不敢不密以待哺之民而網以密法既無濟矣又因里胥以爲貧富而幽遠之民率不能自達是何惑乎實惠之不能敷也惟有司設施有成筭不以勢沮而失於不均不以奸欺而混於所施庶幾其可耳如吾郡守今蘭陽毛公才愽而心公令行禁止雖遭惡歲民猶有所倚賴獨米之晚未及先事而備盖救荒於旣然雖豪傑之才不能免夫前議惟有所備斯策之上者然備之之法豈徒常平義倉天地間生財自有數不在官則

在民在民者自可以給在官者則泥沙取之錙銖罕及勢固然也昔之儒者有曰諸賢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仁人之言如此今世儒者一登仕途則功名富貴迫逐其心競以此爲迂遠　皇上御極慮儒者之效未暴白於天下故凡進退人才昭示此意湘潭王君宗孔以鄉進士起家教諭錢塘良鄉晉助教太學生其教人皆明體適用之學則救荒之論蓋深究而篤於自信矣未有可以教於人不可行於巳也況天下之事常成於衆人之同而敗於自異今宗孔又得毛公儒者以爲之長則計策之出不謀而同以

篤於自信之久而又遇夫不謀而同之人儒者之效其有弗濟矣乎宗孔濵行凡在蜀之士大夫皆榮而餞之春郡人也又屬以言郡之事劇而所告止於此者先所急也亦諸大夫之意也

送員外郎陳君任南京序

吾鄉陳君廷威成化戊戌舉進士拜行人越七年擢南京戶部員外郎故事行人一考擢御史非三考不授是官　聖天子嗣位銳意化理凡人材拘于時格而淹滯下位蘄所設施者皆式序於上故行人員外郎之陟更爲六年廷威自釋褐一官餘十年首膺此

舉亦榮遇矣戊辰告行司正楊君合同僚者祖而餞之且屬余曰廷威之志行甚於此盍思所以贈之盍古者周官有大小行人掌賔客之禮儀適四方則以五書每國辨異之以反命於王以周知天下之故今之行人雖其職任畧異於往昔而將天子之命以適四方以典禮儀則猶然也廷威兩使於蜀於秦於楚禮儀固非所論其於天下之故則不徒得於諏咨度詢而又能究其所以處矣今超拜是官典國家財賦舉而措之以潤澤生民休光前烈固其時哉雖然吾於廷威之行重有所感矣方今

國家率以科目收天下士固非鄉舉里選而用之乃拘拘於格例故人之才雖不相上下苟一登要路則其始終成就必大相遠有不可以力致者嗚乎古之人有起於版築魚鹽市肆者有興於販繒屠狗者究其事業非不照耀史冊然考其初使棄而不用或用枉其材則亦終於無聞矣事業之樹立可以格例拘乎哉今廷威適當變更之初脫穎而出事業發於久滯之餘殆非尋常可倫然則今而後知格例果不足以盡人與否者其必自吾廷威始也肅書以俟之

涪陵有曰黔清老人者讀書邃星象堪輿之說往者家　恩給冠服今屈指甲子八十有三矣配亦如之酉月望前一日定初度也子二佐天錫入粟冠帶佑天相以太學生判滄州事著能聲諸孫森然王立天錫居家歲値翁佳辰則率子若婦稱觴戲綵堂下親黨及士大夫之家居者咸集致頌禱焉時翁與孺人坐堂上飲少醉則酡顏鮐背鶴杖望之如神仙中人惟天相羈官守念不獲隨伯兄後至日亦率子若婦西望庭闈遥覲維時仕於滄者自刺史劉君而下於天相寮寀也旣舉旅行慶處於滄者自都給事中

趙君而下於天相治屬也亦衆族如刺史馬衣冠之會極一時之盛吾友鄉進士曾君惟臣乃扁其堂曰遠聯雙慶而語於余曰是吾蜀人瑞也請序而傳之於乎壽者五福之一也古之愛其人者恒以之祝願况子之於親乎然而有不可必得者則遇非其時處非其地而無賢子孫爲之後也

國家百餘年來仁漸義摩四方無鬬爭兵革之聲

詔旨詩役凡孝子順孫觀風者採之守令爲之聚土表門閭和氣彌滿兩間人固有鍾之獲壽考者矣然皆散見錯出未有室家同甲而躋壽域者豈惟不見

於今三代時吉甫惑於假蜂之讒曾頌儁公曰令妻壽母則無者亦寡矣惟楚老萊子傳稱其孝奉二親年七十猶着班斕以爲娛則萊子父母雖不必同甲蓋獲壽者也降是雖有香山九老睢陽五老洛社耆英之會然皆異姓無所謂雙壽者豈亦有之而無賢子孫如萊子則固泯沒無聞耶今翁與孺人壽旣逾八望九又得天相昆仲居於家者極色養之懽仕於外者致祿養之孝則翁與孺人之壽又不但如此而已古會川有兩尹先生者兄弟同甲壽八十學士虞文正公旣序而慶之越十年同至九十文正公復爲

之序以慶迄今知有兄弟同壽者文正之文傳也如翁夫婦較諸兄弟不甚相遠獨愧春非文正文不足以傳則翁之盛美莫能藉以揄揚於後然竊有祝者惟節判君至七十功成名遂謝政而歸翁與孺人躋期頤聰明強健如今日於是從伯兄舉萊子之服以同娛之則春雖不使願爲之傳使萊氏毋專美焉今日之遠贍雙慶姑爲之權輿也

送劉文臣教諭玉田序

吾友鄉進士丁君希說語於春曰教諭劉君文臣相先生也先生少受業於今大方伯蔣公凡書無所不

讀讀輙能強記有異才能文章用是甲午舉於鄉第
十一人戊戌試南省登乙榜人強之曰以子之才終
無不利於科者幸毋急於仕也先生曰凡佐之得薦
乃有今日者吾父教也今吾父甲子屆指已逾耆望
老得升斗祿幸及親養之固有榮於三公者況官無
如典教職清任重患弗能耳乃就選得鳳翔之麟遊
至則迎養其親饔常祿以具滑甘豐柔視寒燠之宜
居官躬勤訓飭士類多所成就已而親以天年終先
生讀禮家居執經問難者接踵於門去年冬起復銓
曹相始以鄉後進得請卒業指授奥義若發矇者顧

質疑方啟而玉田之　命下矣王事有程相莫能留也而驪駒之談非所以告君子者敢請嗟夫文臣於余同鄉其行誼文學得於鄉士大夫膾炙素矣今之行誠不能忘言况重以希說之懇懇乎竊嘗議之古之士十五入大學四十始仕仕則知其職之所當爲而能勝之後世功利之心勝而脩己之業疎士甫通章句即目爲儒一登仕籍則趨進之心益熾而於孝弟忠信之行視棄如弁髦者多矣如文臣學足以明道行足以檢身執是而往則明復於泰山翼之於蘇湖當不讓者春故愛莫助之也雖然昔陽亢宗爲國

子司業告諸生曰凡學者所以學為忠與孝也諸生有久不省親者乎明日歸養者二十人嗚乎古之人在上者以德行道誼化之在下者以德行道誼應之後世視此鮮有不以為迂者士之急於功利有由然我文臣往矣幸毋以是為迂也夫不潔於身而徒飭於外志於同俗而欲慕乎古未有能者文臣勵脩潔之操無同俗之類吾見教之易行也希説曰請以是語遂書而贈之

東川劉文簡公集卷之九終